

全
華
叢
書

四

全
華
書
記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隱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好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韓魏公在北門一屬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之公曰某人但任術所爲大不敦篤大中其弊

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能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韓魏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

韓魏公言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默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而復爲善終亦不言

以上並魏公別錄

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夫謹家譟

案譟牒古而字通用

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祀祖之所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輯寢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驟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譟不謹祖先文字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祀之其可得乎

韓魏公文集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之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

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
又况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歐陽文忠集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
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
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
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
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司馬溫公答劉蒙書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
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

馬文淵誠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

駭乎

並司馬溫公文集

人之愛其子者或多曰兒幼未有知爾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

顧不多哉又如開籠縱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
曷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

司馬溫公家訓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
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
十餘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
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
得向德樂文仲說鄒浩學士一事亦好嘗見人寫字

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端正則心自正矣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自持更有甚工夫到此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並陳氏遺書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傳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初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

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
移屏不齒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
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
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

陳氏

解經

嘉祐初正獻公會諸壻於東園時韓師朴王正國新
登第皆惠穆婿也中休林園閑坐正國唱自作小詞

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否師朴正色曰豈
有此事正獻公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肉自
怕腹中書兩句於子舍之屏風惠穆公赴人飲食之
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

並呂氏家
塾廣記

凡作書啟先記彼人父祖名諱於几案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此三字
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世之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

爲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宴會之不可以已也聘義曰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未萌而使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略

字者朋之稱也嘗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觀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不跪並酬酢

事變

劉器之待制云某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

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童蒙訓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
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
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
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
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已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孟子謂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箇
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
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

有利害猶且說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爲有已

又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